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三六回 抱沉痾三宵占勿藥 起鄉心千里整歸裝

卻說章秋谷同著陸韻仙來看馬山甫的病，陸韻仙走上一層，看著馬山甫病到那般模樣，昏沉不醒，遍體發燒，心上不覺有些害怕，越趨越近，不敢走近身去。章秋谷見了，便和他說道：「你不用害怕，且走過去叫他一聲，看他知不知道。」陸韻仙聽了，沒奈何只得走近牀前，低低的叫了一聲：「馬大少。」馬山甫仍是不應，只合著眼睛呼呼的喘氣。陸韻仙又叫一聲，馬山甫又不答應。陸韻仙到了這個時候，由不得天良發現；想著那往日的纏綿，看著他這般的委頓，心上一酸，兩行珠淚直掛下來，不由得輕移蓮步，走到馬山甫的身旁；就在牀沿上坐了下來，一手拉著馬山甫的手，低下頭去，在馬山甫耳邊叫了一聲。

說也奇怪，馬山甫病了幾天，熱得昏昏沉沉的，連人都不認得。吃下藥去也如石投水，不見一些兒效驗。如今聽了陸韻仙叫他一聲，好似觸著了電氣一般，登時渾身一震，睜開雙眼，把陸韻仙看了一看，忽然說出話來道：「我病了幾天，你也不來看我一看。」陸韻仙見馬山甫忽然和他說起話來，竟是清清楚楚的，不像個病重的樣兒，心上也不由得暗暗稱奇。王安閣站在門外，看了也覺得甚是詫異。章秋谷更是眉飛色舞的，看著王安閣道：「何如？」王安閣只點一點頭，微微含笑。

陸韻仙又對馬山甫低低說道：「馬大少，耐哈洛好好裡生起病來哉呀，耐自家保重點囉。」原來馬山甫病了幾天，心上糊裡糊塗的，把陸韻仙和他過不去的事情，都忘得乾乾淨淨。如今聽得陸韻仙問他為什麼生病，猛地把這件事情記了起來，呆呆的看著陸韻仙。看了一回卻說不出什麼來，只對著陸韻仙長歎一聲，流下兩點眼淚。

陸韻仙見了，心上狠覺得有些過意不去，便連忙取出一方絲巾和他拭淚，在他耳旁輕輕的說道：「耐勿要實梗動氣，一場刮仔格事體，才是倪勿好。耐自家身體要緊，豪燥點好好裡養病，勿要去心浪瞎轉哈格念頭。阿曉得？耐來浪倪搭，也總算老客人哉，倪有啥得罪耐格場化末，耐包荒點，勿要捉倪格過意。耐有啥閒話，只管搭倪說未哉。就是耐心浪向勿舒齊，罵倪一場，打倪一頓，倪倒也無啥希奇。

像實梗氣壞仔耐自家格身體，哈犯著呀！」馬山甫聽了陸韻仙這幾句話兒，一霎時好像那甘露沁心，醍醐灌頂，登時精神就爽快許多。覺得這幾句溫柔宛轉的話兒，甜迷迷的鑽進耳朵，軟融融的直走心脾，五臟六腑沒有一處不走到，渾身骨節沒有一根不鬆爽，直比那華佗、扁鵲的神方，起死回生的靈藥，還要效驗些兒。

停了一停，馬山甫心上還有些糊裡糊塗的不得明白，便問著陸韻仙道：「你怎麼跑到這裡來，那一個叫你來的？」陸韻仙聽了，回過頭來看了秋谷一眼。秋谷遠遠的對他做一個手勢，陸韻仙會意，便道：「倪聽見耐來浪生病，心浪搭耐發極，實梗洛跑得來看看耐格呀！嚙撥哈人叫倪來啲。」馬山甫聽了心上更是歡喜，便大聲說道：「你這話兒是真的麼？」陸韻仙道：「自然真格啲！阿有啥假格呀！」

馬山甫聽了更喜，便拉著陸韻仙的手，想要坐起身來。不想病了幾天，飲食不進，那裡坐得起！只覺得眼迸金花，耳鳴石磬，早掙出一頭冷汗來，馬山甫不由得「阿呀」一聲道：「怎麼我病了幾天，就會病到這般田地！」陸韻仙連忙說道：「耐自家勿曉得，耐生仔病，別人家替耐急煞快，豪燥點勿要實梗。」說著不覺面上一紅，回轉頭來瞟了秋谷一眼。秋谷知道他有些話兒不好在眾人面前講出來，便拉著王安閣走到外面，憑著陸韻仙和馬山甫兩個人在房內。

陸韻仙趁著這個當兒，著實的安慰了馬山甫一番。至於他那安慰的話兒究竟是如何說法，在下做書的當時沒有聽見，不便捏造一番說話出來，只好請諸位看官自家去揣摩想像的了。

如今閒話休提。只說章秋谷和王安閣在外面坐了一回，聽見馬山甫嚷著要吃粥，秋谷大喜，便叫王安閣趕緊送進去。馬山甫吃了一碗，又微微的出了一身汗，秋谷方才走進房去和他相見，卻絕不提去叫陸韻仙的事情。馬山甫見了秋谷，也略略的應酬幾句。秋谷也隨便講了幾句套話，便走了出來。

陸韻仙也走到外面。秋谷見了陸韻仙，便對他笑道：「何如？我的主意怎麼樣？」

陸韻仙笑道：「格末真真詫異，倪自家也勿懂哈格道理。」說著，便又向秋谷說道：「故歇馬大少好仔點哉，倪轉去仔，明朝再來，阿好？」秋谷聽了，搖一搖頭道：「這個不能，你看他現在雖在好些，卻是靠不住的。只好委屈你在這裡住上幾天，等馬大少病好了回去。」陸韻仙聽了呆了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格是勿局格囉。」秋谷道：「有什麼不行？馬大少的病是為你身上起的，論起理來你也該應在這裡陪他幾天。」陸韻仙道：「來浪問搭住幾天，倒無啥希奇，不過倪搭有幾幾化化事體……」

陸韻仙說到這裡，秋谷截住他的話道：「我知道你的事情，無非是要應酬客人，不能分身。只要和本家說明，有什麼客人來，只說你有事情到蘇州去了，四五天就回來的。客人叫局，也好托別的信人代應，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？」陸韻仙聽了推托不得，呆了一回只得又道：「倪是倒無啥，就怕倪搭格斷命本家勿肯。」秋谷哈哈笑道：「這個事情，交給我就是了。本家不肯放你住在這裡，無非怕少了生意，我立刻同著你回到清和坊去，當面和他講，每天包你二□個局就是了。你們掛著牌子做生意，也無非為的是錢。難道有了錢，還辦不到麼？」

陸韻仙見秋谷許他二□個局一天，心上雖然還有些不满意，口中卻說不出來。

更兼方才已經領過這位章秋谷先生大教，知道是個平康巷裡的慣家，煙花隊中的俠客，想著就是不答應，也不中用，只得點一點頭道：「只要本家無啥閒話說，倪總歸肯格。」說著又把秋谷的衣服拉了一下，洋洋的笑道：「耐章大少面浪囉，換仔別人來是，倪就老實勿客氣哉！」秋谷笑道：「承情得狠，承情得狠！如今閒話少說，我們就同去罷。」陸韻仙聽了點頭微笑，便同著秋谷坐上馬車，跑回清和坊一弄。

秋谷到得院中，立刻把女本家叫了上來，和他說了情由，問他心上怎麼樣，還是肯與不肯？那女本家見了章秋谷豐裁凜凜，相貌堂堂，言語驚人，目光如電，先就覺得有幾分怕他。又聽得講著馬山甫的事情，口口聲聲的只說你們吃把勢飯的人不該這般模樣，把那女本家說得啞口無言。起先聽得章秋谷的話兒要把陸韻仙留在那裡伺應病人，心上大大的不願意。直至秋谷說得每天包他二□個局，有一天算一天，方才心中歡喜，滿口應承。卻又對著秋谷說道：「倪有一句閒話要搭章大少商量：故歇剛剛開果盤格辰光，請章大少照應點倪。」秋谷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每天包你三□個局，何如？天下的事情只怕你不要錢，沒有法子。只要你肯要錢，事情就容易辦了。」說著，便叫陸韻仙收拾些隨身衣服和梳洗的器具，帶一個娘姨回去，也好遇事招呼。陸韻仙到了這個時候，知道不能不去，只得草草的收拾起一個衣包，同著秋谷一同前去。

果然馬山甫自此以後，耳朵裡頭聽著陸韻仙的嬌音啾啾，眼睛裡頭看著陸韻仙的倩影娉婷，一時展動便來纖手扶持，說句話兒又是芳心熨貼，藥爐茗碗攪和著粉氣脂香，春恨秋悲都化著歡苗愛葉。這幾天之內，馬山甫倒著實享些豔福，那病便一天一天的好起來。不到一禮拜，馬山甫已經全愈。

馬山甫的那位老太太和他夫人接了電報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星夜趕來。章秋谷見了馬老太太，便把馬山甫起病的情由和自己的打算細細的說了一遍。馬老太太千恩萬謝，感激非常。陸韻仙見馬老太太同著少太太一同來了，自己心上不安，便告辭要走。秋谷也不攔他，叫王安閣給他二百塊錢，另外付二□塊錢給那娘姨，陸韻仙便同著娘姨告辭走了。馬老太太和馬少夫人見了陸韻仙妖嬈嬌的樣兒，又知道馬山甫的病是給他氣出來的，不覺心上□分恨他；馬少太太更是眼中出火，恨不得揪他過來打他一頓。幸而秋谷預先和馬老太太說過不要難為他，不好將他怎樣，只直著眼睛一直瞪著陸韻仙出去。

章秋谷倒為著這件事情忙了好幾天。光陰迅速，不覺又是一月有餘。這一天秋谷在書局裡頭完了公事，沒有什麼事情，便同著辛修甫走到龍蟾珠院中去打茶圍。

坐了一回，龍蟾珠要留他們吃飯。辛修甫忽然想起，對秋谷道：「葛懷民昨日在湖北回來，你可知道麼？」秋谷搖一搖頭道：「不知道，他沒有到我那邊去。」修甫道：「我也是小屏和我說的，不如今天和他接個風，就在這裡吃一酒何如？」秋谷聽了點頭道好。辛修甫寫了幾張請客票，叫相幫分頭送去。

一會兒，葛懷民第一個先到，三人相見敘了些多時闊別的友情，又談了些湖北地方的風景。早見王小屏、劉仰正、陳海秋等都陸續到來。辛修甫叫擺檯面，大家入席，一面吃酒，一面高談闊論起來。秋谷和他們議論了半天，不知不覺的，又講起嫖經來。秋谷對他們說道：「『嫖』的一個字兒，全在要講資格，就同如今官場裡頭，吏部截取資俸挨次輪選，外官記算勞績委署差缺的一般。有了資格的，到處不至吃虧。沒有資格的，就是有了錢也不中用。」正是：

星橋橫過，蒼茫銀漢之波；鵲架飛回，惆悵黃姑之恨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